



刘 雷

LIU LEI

中国工人出版社

刘 雷

LIU LEI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雷 / 刘雷摄.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5.1  
(中国摄影家丛书 / 李媚, 阮义忠主编)  
ISBN 7-5008-3461-6

I. 刘 ... II. 刘 ... III. 摄影集 - 中国 - 现代 IV.  
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2952 号

---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62350006 (总编室) 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北京艺发通达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字 数: 2 千  
印 张: 4.5  
印 数: 001 ~ 3000  
定 价: 29.00 元  
书 号: ISBN 7-5008-3461-6/J · 304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摄影家丛书 Chinese Photographers Series

主编：  
李 媚  
阮义忠

# 真实就是对着镜头

——刘雷的影像意义

· 杨小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困扰中国摄影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构令人信服的图像真实感。之所以出现这种焦虑，一是因为以往的图像界在粉饰太平方面滑得太远，以至于把图像所必须具备的尊严一扫而空。二是在拨乱反正的日子里，重建图像尊严的努力居然让位给了一种流行的唯美风气和沙龙摄影。前者剥夺的是图像在直面现实所可能具有、应该具有和必须具有的纪录功能。后者则利用远离现实的形式主义来让图像徘徊在社会之外，让图像成为某些人用来养眼的“盆景”之类的雅致玩物。所以，在那个解放和压抑并存的年代，“愤怒”很多时候会成为宣泄的有效途径。“愤怒”还常常为一种自命清高的情绪建立恰当的合法性，以至于让莫名的“责任感”遮掩对现实的真实关怀。在那个大的转变的年代，表达这种特定的“愤怒”情绪就是对“真实性”的关怀。所以，对“真实”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火药味。明白其中的曲直，这种现象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了。

我至今仍然记得，在那个年代，“真实”问题内化到摄影界，其实就是对“摆拍”与“抓拍”孰对孰错的争论。在“愤怒”情绪的滋润下，“摆拍”，哪怕是把对象安排在镜头前，让他们直视镜头这样一种略为摆拍的方式，也不可避免地被定义为“虚假”，从而摒弃在真实的范围之外。“摆拍”于是成了声名狼藉的替罪羊，不得不承担着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图像谎言所造成的责任。

今天，我相信已经没有几个人再会对“摆”与“抓”孰真孰假这样纯属个人影像选择的问题产生兴趣了，大概也少有人会为求取“真实”的确

切含义而做理论努力。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真实和立场有关，真实来源于影像工作者自己的视觉体验，来源于对生存环境的体察与领悟。所谓的“摆”与“抓”，只是一种不同的工作方式而已，就像卡蒂-布列松的“决定性的瞬间”不能取代克莱茵的“机关枪理论”一样，我们不能为两者之间做一个简单的是非判断和高低区隔。关键是，中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所产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留存下来的视觉现实，已经深入到绝大部分影像工作者的心中。现实让他们明确认识到，仅仅用形式主义的方式，只能让自己远离这个现实。而远离现实的结果只能是一个，那就是被抛弃。

有了这个前提，我想我们就可以从容进入刘雷的影像世界中了。

毫无疑问，刘雷并不刻意质疑他所拍摄的对象是否处在一种自由活动的状态中。甚至很多时候，他会用一种不算太经意的方式提醒拍摄对象，他正在为他们拍照。对于刘雷来说，他所关心的是三种关系：一、拍摄对象与拍摄环境的关系。关于与环境的关系，我突然想到了摄影家姜健。表面上看，姜健似乎也有类似的追求，但姜健显然对环境的符号意义给予更多的关注，所以，他总是把环境营造得颇具“典型性”，然后把拍摄对象置于这样一种典型的场景中。但刘雷并没有对背景做什么改动。他关心环境，但不堆积环境。从平遥到黄土高原，刘雷总是在寻找那些能够构成影像力量的环境因素。我怀疑刘雷甚至会认为，只有合适的环境，才能让合适的人显出魅力。看看在这本作品集中的一系列作品，读者一定会得出和我相类似的感受。二、人像也是一种环境。过去的摄影界总是依从旧的分类法为风景和人像规定意义。我们相当熟悉这种分类，而且也愿意从这种分类出发来研究不同体裁的影像风格。但是，当我的眼光从刘雷影像当中的环境转移到人物时，特别是转移到人物的脸庞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完全从环境中滋长出来的面部表情，具有与环境一样的性质。甚至不是表情，而是表面肤色与质感，也处处让我感受到环境对身体的侵蚀力量。第三，对着镜头就行了，并不需要再做什么。对着镜头，就足以构成让人感动的力量，而且是影像的力量。

把刘雷上述三点合在一起看，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影像工作者是如何

去情节化的。本来，自从史密斯拍出他那著名的《乡村医生》以后，通过对事件发展过程当中关键性的节点的选择与组织，再把这些节点转化成互有关联的若干幅照片，从而营造一种前后发展的类似故事一样的氛围，是一种颇值得黑白影像工作者骄傲的传统。但是，这种做法一旦泛滥，人们就有理由质疑“节点”的可靠性与客观性。所以，那些试图记录现实的影像工作者们干脆像放弃“完美”一样放弃完整的“故事节点”。

其实，放弃了情节性的影像恰恰具有更为充分的视觉力量，因为它完全斥诸于观看本身，而不依赖解释，更不依赖对照片以外的前后关系进行猜测来建立恰当的说服力。所以，当我们观看刘雷的作品时，我们不会去猜测什么，预估什么，解释什么。他的影像是直接的，叫对象坐在镜头前，对着镜头，然后，按快门，于是一张影像就在相机里成形了。

这说明，刘雷已经通过自己漫长的实践意识到，真实就是让被拍者对着镜头，然后他赶紧按快门。他知道他所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影像的结实感。他希望，当人们一看到他的影像时，会不由自主地点一点头，然后就不再寻求什么解释了。

毕竟，影像首先是视觉，其次还是视觉，再其次仍然是视觉。我想这就是刘雷的影像意义。

## 自述

在一次交谈中，意大利著名摄影家洛蒂先生曾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是说，“摄影如果过于强调形式，它只能说是一幅没有价值的漂亮照片，而一副好的作品，是能够让人感受到创作者那颗高尚的心灵的，（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面对何人，特别是对那些贫穷落后地区的人们，更是应该怀着人类的关怀，即使对那些死了的人，也应该怀着一份尊重的心情。这是摄影家最基本的素质。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好作品。我们的作品，才有可能富有让人尊重的、耐人寻味的思想底蕴。”

洛蒂先生的这番话的确精彩，我今天还牢牢记得。这番意味深长的话绝非任何人都能讲得出，必须要有对于生活本质的理解和感悟，以及他本人所具有的那种令人称颂的品格和境界。

任何作品，或多或少都带有作者本身的内在气质和个性，这里所说的气质和个性包括：思想观念、精神境界、做人的品性、对生活的态度、自身的修养、感悟事物的多寡及深浅、对物或人是仰视还是俯视；是鄙视还是关怀；是唾弃还是崇敬……

不同的人对待同样的事物有着极为不同的认识，作品也因此而千差万别。

在欲望膨胀、人心浮躁的今天，优秀的作品显得凤毛麟角。前述启发了我，无论想做好什么，首先要学会的是做好一个人。要学会理解他人、理解生活、理解自己、理解美好和苦难，还要宽阔胸怀和眼界。

然而对于影像创造，仅单靠满腔的热情和辛勤的劳动是行不通的。专



业技巧是辅助作品灵魂体现的一种基础手段。

黄土高原位于中国的西北部，我的祖辈世代生活在这里。父亲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抗战中从太行走出了这块土地。当我重返并开始认真审视这块土地的时候，已经是1996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回到老家的那一天，满脸的泪水是如何流淌的。

从那天起，我决定用我的相机开始给黄土地上的人群塑像，尽管我知道对于这块土地，摄影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我为她做不了什么，但我力求做到“我看见了并见证着”，为了以后的历史影像。

黄土高原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海拔800—2000米，按地形差别，又分陇中高原、陕北高原、山西高原及豫西山地，统称黄土高原。这里黄土广布，土质疏松，长年干旱少雨，风吹日晒，侵蚀强烈。偶来暴雨冲刷，使得植被破坏，形成了独特的塬、梁、峁、川地形。黄河从这块高原流过，冲刷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在这块土地上，人文始祖炎黄帝，创文字造舟车，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唐改朝换代，农耕蚕织文人墨客富贾巨商，多少帝王开基创业，多少英雄豪杰辈出，道不完的故事世代流传……（这里的百姓，千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过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们同恶劣的自然环境做着顽强的斗争，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无声地耕耘着赖以生存的贫瘠土地。他们的脸庞被岁月的风沙镌刻。他们的筋骨强壮，他们的脊梁能挑起千斤重担。他们习惯于简单的思想和艰苦的生活。他们诚恳、忠厚、淳朴、善良。处世保守，安于现状，自给自足。他们为人豪放，爱憎分明，大碗喝酒，大碗吃面。他们在北风呼啸的严冬季节，蹲在向阳的黄土墙下，聊的是秦琼卖马、杨家将血战金沙滩。他们的歌声高亢悲苍，沿着沟壑能传出九霄云外……

我以为，不懂得这块土地，就不懂得中国。）

于是，我一年几次的来到这里，开始了放弃过多的形式，追求原生态人物环境肖像的拍摄。我希望以不事雕琢的手段，用关爱和真实的情感，用最简单最基本的正面直视镜头的方式，记录黄土高原这一特定地域的普通人群，展现汉文化的传统和他们平凡又不平凡的精神状态与对待生活的态度。

坦白的说，好多激情都是那些被摄者给予我的，对象才真正是每幅作品的创作主体，（他们大多是劳动者，饱含着岁月的沧桑，看上去显得憨粗，

缺少文化，但他们质朴、热情、善良，胸襟开阔、待人爽直，有着一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都是人类浓缩了的一种民族的缩影和时代的文献。我只是寻找对象的最佳特质和最佳瞬间，按下快门为他们做最好的呈现。

与此同时，对象也给予了我读解他们内心的机会。因此我礼敬他们，愿意与他们面对，在互相交流、沟通、感染的同时，捕捉他们最真实最典型的一瞬间。我与他们黄土地上的，我们在一种平实又朴素的心态中相互面对，在我们相互对视的瞬间，那道无形的屏障被打破，一座心的桥梁自然而然地架起，一切都是那么地贴切、融合。

如果说，是黄土地使我的摄影作品逐渐地成熟丰满起来，那么真正的收获则是：这块土地的人们教会了我一步一步地懂得更多的人生。

记得有位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善良是作家最大的财富。对于摄影家也是一样。我这么想。















